

歷史與空間

閱歷與閱讀

當一位賢哲已遠離塵世，其身影霧隱雲遮；當一則美文孤篇橫絕，穿越千年，其辭藻讀來不免生疏，後人如何獲致理解？如何才能與先人和經典文獻達到精神上的共鳴？

公元805年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被貶，一貶就是十年。「罪謫交積，群疑當道。殘骸餘魂，百病所集，瘡結伏積，不食自飽，或時寒熱，水火互至。」心靈痛苦與肉體疾患，共同摧殘着柳宗元，但想起當年也被流放的屈原，他覺得並不孤獨。「投跡山水地，放情詠《離騷》」，「橘柚懷貞質，受命此炎方」。後來，他寫下「九賦」「十騷」，立意效仿屈子的堅貞氣節，筆法直步騷體，他的《天對》，如同《天問》的續寫。

1816年，被人稱為「言多奇僻」的龔自珍，痛感清朝統治者腐朽、愚昧，不諳世界大勢，官場昏庸潰爛，民間也麻木苟且，他稱當世為「衰世」，「左無才相，右無才吏，隴無才民，廩無才工，衡無才商」。即使有「才士與才民」出，也被不才之人「督之、縛之，以至於戮之」。而屈原，不也正因小人陷害，才被逐出政局、失意潦倒的嗎？同樣的才高八斗，同樣的極不得志，同樣的報國熱情，同樣的不遇不幸，使龔自珍理解了屈原的痛苦和寂寞，所謂「莊騷兩靈魂，盤踞肝腸深」，所謂「六藝但許莊騷靈，芳香惻悵懷義仁」，都表明了與屈原的精神聯繫。

1934年，陳寅恪先生審讀馮友蘭的書稿後寫道：「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，其對於古人之學說，應具了解之同情，方可下筆。蓋古人著書立說，皆有所為而發。故其所處之環境，所受之背景，非完全明了，則其學說不易評論，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，其時代之真相，極難推知。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，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，欲藉此殘餘斷片，以窺測其全部結構，必借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，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，始可以真了解。所謂真了解者，必神遊冥想，與立說之古人，處於同一境界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，表一種之同情，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，而無隔閡膚廓之論。」

依我個人的體會，對古代賢哲的論述，年輕時初讀，只要認真，大致讀懂是能做到的。可要深入了解，則須經過生活的磨礪，見識增長以後，方可獲得。比如《論語》中孔子一再談及的「君子」，我30歲以前讀的時候，當然也知道這代表了孔子的一種人格理想。「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」，是說君子團結，並不勾結，小人勾結，但不團結；「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」，是講君子志在追求真理，而以穿舊衣吃粗飯為恥的人，君子不屑與之交談；「君子懷德，小人懷土，君子懷刑，小人懷惠」，是說君子思念道德，小人思念田宅，君子關心法紀，小人關心私利。但對於「君子不器」，對於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」，我當時只能說知曉大概，其深層含義卻並不了然。又過了十年，再讀之，才知道前者的意思是指君子不要像器具，只有一種用途；後者是說君子須志存高遠，探尋真理，要持守道德，不可動搖，要對人有愛心，親親而仁民；此外，君子還須能文能武，多才多藝，既有遠大理想，認真做事，又懂浪漫，有情調，人生充滿樂趣。

同樣，初讀屈原時，《離騷》宏大的視野、壯美的景致、遼闊的意象、崇高的嚮往，令我驚羨不已，但詩人深重的憂思，悲哀的情緒，對「世溷濁而



■屈原曾歷遍人情冷暖。

網上圖片

嫉賢兮，好蔽美而稱惡」的斥責，對「世並舉而好朋兮，夫何獨獨而不予聽」的無奈，以及最後「何離心之可同兮，吾將遠逝以自疏」的選擇，也是在自己生活中遇到了挫折，被屑小之徒中傷，看清了一些人的鄙陋和陰險之後，才慢慢意會的。直到此時，我也才認識到，像屈原那樣瑰麗的才華、奇崛的品性，不受奸佞嫉恨百般加害才怪，他只能被無邊的寂寞、無數的痛苦和憂傷所包圍。但是，他正因執拗而堅韌，因孤獨而偉岸，連他長長的歎息都散發出異香。他集一切美麗、孤寂、鍾愛、感傷之大成，是中國浪漫主義的源頭。

所以，欲真正讀懂先哲的思想，領會古典文獻的精神，反覆誦讀之外，還應有一定的生活閱歷，並投入更多的關注、思索和情感。須想先賢之所想，慮先賢之所慮，與先賢一同面對人生的煩惱，同樣經受人世風雨和磨難，共同抵禦俗世的圍困，才能走入先賢的心靈，接近經典作品的精神內核。瑣事煩瑣、物利功名，是最耗人心神、牽絆人的心靈追求的，你必須掙脫束縛，超越眼前的繁雜和利益紛爭，和先哲一樣用心探索人類苦難的根源，深掘人性幽暗及人類罪惡的淵藪，尋找人生出路及人心救贖之法，如陳寅恪先生所說，你與先哲「處於同一境界」，你才明白其「苦心孤詣」，對其學說也才「具了解之同情」。將先哲的心意和思慮了然於胸後，你方能走進經典文獻的堂奧，理解其深刻、厚重、洞見和批判性，覺悟其意向及旨趣，感染字裡行間的氣息，並領悟其文字魅力和音律之美。沒有這種還原歷史、與先賢同在的衝動，沒有這種置身現場、彷彿自己也被「困於陳、蔡」，也「長太息」、「哀民生」於汨羅江畔，對先賢心意和思維的懣悟，對古典文獻魂魄的領略，是很難達致的。說到底，先賢所以成為思想大家，是因為他們幾千年前就洞悉了世間的奧秘，就探尋了天道與人倫，其著述為後人開闢了可供依循的路徑，成為寶貴的思想資源，他們的人格、氣節和對道義的擔當，更為後人樹立了楷模；而經典之為經典，正在於她的永不過時，在於她對人世的長久震撼，在於她的人物形象歷經歲月滄桑依然生動，其人生境遇、道路選擇、情感糾葛、內心掙扎與道德衝突，仍然能夠啟示今天的我們。

撰文至此，想起法國作家薩特的一段話：閱讀是一場自由的夢，閱讀還是一種豪情，作家要求讀者把整個身心都奉獻出來，讀者由此上升到人生罕見的高度。閱讀是作者的豪情與讀者的豪情締結的協定，每一方都信任另一方，把自己託付給對方，在同等的意義和程度上要求對方並要求自己。在讀者和作者同心協力，使一部著作的意義和價值完整體現之時，全人類帶着它最高程度的自由在場了。而且，由於經典作品透露了人世的秘密，道破了社會的玄機，揭示了正義和非正義，讀者不僅獲得知識與教益，還應該表示讚賞或憤怒。於是，世界也有了改變和向善的可能。

字裡行間

■黃仲鳴

旅行家吳灞陵

講起岑才生與《華僑日報》，其中有個人物吳灞陵，不得不談。他集作家報人於一身，私藏香港報刊甚豐。1976年逝世後，皮藏為香港大學孔安道圖書館所得。我常想，如果沒有吳灞陵，香港早年的文學史便會呈一大片空白。

吳灞陵(1904至1976年)，據楊國雄《香港戰前報業》說，1922年陳炯明圍攻總統府時，舉國憤憤，《香港晨報》口誦筆伐。吳灞陵激於義憤，為文投稿該報，翌日全文不加刪改刊出。吳灞陵大喜，又寫小說《紅粉骷髏》，這是他從文的起點。1923年入報界，歷任《香江晚報》、《大光報》、《中華民報》編輯、戰後《循環日報》總編輯，其後任職《華僑日報》，離世時的職位是港聞主任，兼《香港年鑑》主編。

吳灞陵早年從事文學活動，熱情投入，與一些報人作家稔熟。他的作品，只要上去香港大學圖書館，翻翻《小說星期刊》便可看到，但作家這身份不長，反而「報人」直至老死。他最後還有個身份：香港旅遊家，他是香港旅行團體「庸社」的創社元老，任職《華僑日報》後，對本土旅遊更為熱衷，先後寫成《香港九龍新界旅行手冊》、《香港風光》、《九龍風光》、《新界風光》、《離島風光》、《今日大嶼山》等。日前在書山搜出多冊，觀之，固是物換星移，風光不再，但於香港城市發展史而言，卻是豐富的資料。加上吳灞陵是文人出身，他的觀察又豈囿於旅遊指南？如這部出版於1963年的《今日大嶼山》，他為當局籌謀運策，力圖開發大嶼山。

他在開篇即說：「過去，《發展大嶼山》只是談談，近乎『喊口號』，即使是組織，有計劃地去搞，而結果卻陷入無可控制的環境，『無所施其技』，因此，經過十多年悠長的時間，還是一事無成！」

有感於此，他呼籲：「今天，已不再是『坐而言』的日子，而要採取『起而行』的行動了。」於是，就有了這部只有四十多頁的小冊子。這書由大嶼山地位的重要談起，跟着談政治、經濟、交通、郵電、公用、醫療、教育等事業，當然吳灞陵只是根據當年的狀況而言，他絕對想不到，今天赤鱗角成了新機場，東涌成了市。但當年，



■吳灞陵踏過香港每寸土地，記錄了香港的風華。作者提供

吳灞陵拎起相機，以旅行家的身份實地勘察、拍照，還繪製了大圖「今日大嶼山圖解」作為書中插頁。且看當年的赤鱗角，吳灞陵作此標示：「地廣人稀，教會從置大陸難民至虎地灣墾殖。」因此，這書點只旅遊指南咁簡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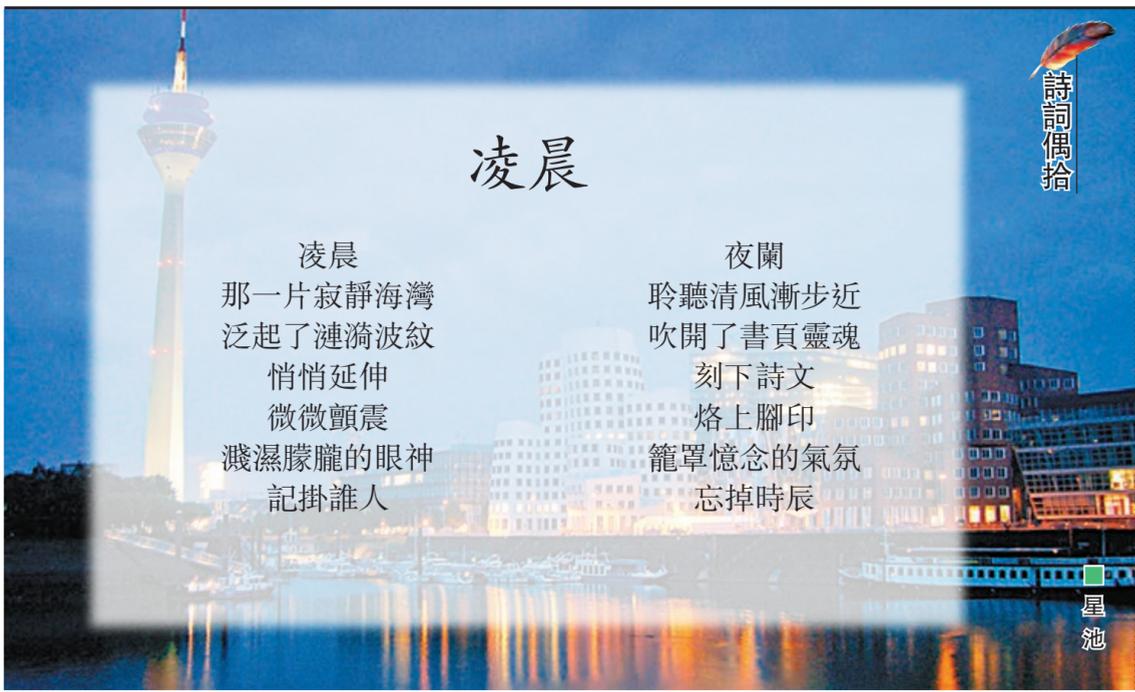
吳灞陵的文學著作，當非一流；但在香港早期的文學活動中，他是個承先啓後的人物，即是他擁抱了新文學，卻沒有完全排斥舊文學。其後以腳踏遍香港每一寸土地，記錄了香港的風華，在城市天翻地覆地變化的今天，重看他的旅遊書，實在感受到他對香港的一片丹心。

■吳小彬

學家去今數千年，其時代之真相，極難推知。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，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，欲藉此殘餘斷片，以窺測其全部結構，必借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，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，始可以真了解。所謂真了解者，必神遊冥想，與立說之古人，處於同一境界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，表一種之同情，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，而無隔閡膚廓之論。」

依我個人的體會，對古代賢哲的論述，年輕時初讀，只要認真，大致讀懂是能做到的。可要深入了解，則須經過生活的磨礪，見識增長以後，方可獲得。比如《論語》中孔子一再談及的「君子」，我30歲以前讀的時候，當然也知道這代表了孔子的一種人格理想。「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」，是說君子團結，並不勾結，小人勾結，但不團結；「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」，是講君子志在追求真理，而以穿舊衣吃粗飯為恥的人，君子不屑與之交談；「君子懷德，小人懷土，君子懷刑，小人懷惠」，是說君子思念道德，小人思念田宅，君子關心法紀，小人關心私利。但對於「君子不器」，對於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」，我當時只能說知曉大概，其深層含義卻並不了然。又過了十年，再讀之，才知道前者的意思是指君子不要像器具，只有一種用途；後者是說君子須志存高遠，探尋真理，要持守道德，不可動搖，要對人有愛心，親親而仁民；此外，君子還須能文能武，多才多藝，既有遠大理想，認真做事，又懂浪漫，有情調，人生充滿樂趣。

同樣，初讀屈原時，《離騷》宏大的視野、壯美的景致、遼闊的意象、崇高的嚮往，令我驚羨不已，但詩人深重的憂思，悲哀的情緒，對「世溷濁而



詩詞偶拾

凌晨

凌晨
那一片寂靜海灣
泛起了漣漪波紋
悄悄延伸
微微顫震
濺濕朦朧的眼神
記掛誰人

夜闌
聆聽清風漸步近
吹開了書頁靈魂
刻下詩文
烙上腳印
籠罩憶念的氣氛
忘掉時辰

■星池

來鴻

養一個園子

■王太生

園子裡花木扶疏，春光融融；水池裡，水草稠厚，錦鯉肥胖。磚有雨水浸潤、風撫過的痕跡，瓦也舊了，牆苔苔藓漫漶，我再到這個園子時，園子已養成一個園子。
朋友是搞景觀設計的，十多年前，在這個小城設計了這個園子。園子原先是在一塊荒蕪的土墩上，周圍搞商業開發，在那些建築的一角，一個較偏的位置做了這個園子。
剛造園時，就像小學生寫作文，造一個句子，缺乏整體協調，也沒有意境。按當地古韻民風，築一小樓，樓有二層，鏤空花窗，八扇木格鬥。庭挖水池，堆亂石假山，移植樹木，但園子裡缺少煙嵐之氣。朋友說，園子要養，養好長一段時間，它才有靈氣。那個園子平時就閒着，一任花木亂長。
到過園裡幾次，皆是雅聚。房角一隅，有小廚房，園子單位時有來人，在廂室招待賓客，喝點小酒，聊完事，人如鳥獸散，匆匆忙忙，頭也不回。至於園子的花草樹木如何，沒有誰在意。時間一點一點流逝，想不到，那個園子就漸漸稠厚起來，我坐在園子裡看風景，想着養一個園子的事。
如何讓一個園子變得靈動起來？讓它內涵豐富，十步之間，有芳草，容大天地，藏大智

慧？這就如同一個人，緩步走入中年，從幼稚走向成熟，由浮躁走向安靜，需要時間、經歷，以及這兩樣東西背後的許多東西。
園子剛建時，草木稀疏，它只是圍一道圍牆，房子架起框架，沒有體溫和靈魂。園子裡沒有人住，沒有人的一呼一吸，再精緻的園子，也如死一般沉寂，空留時間流水聲，嘩嘩作響。園子宛若一塊美玉，要有時光的包漿，把玩得愈久，包漿愈深沉光潤，一個園子，才與人的肌膚貼近。
我如果住在園子裡，會養一群昆蟲。驚蟄過後，蟲子們從洞穴中甦醒，牠們爬上嫩柳蕩鞦韆，坐上葉子的龍椅。不僅有曉風楊柳岸的蟬，一蹦三尺遠的蚱蜢……甚至有毛毛蟲和洋辣子。容許一二隻鳥，築巢枝梢簷下，讓鳥雀在春光裡啼鳴。看兩隻老鳥，一隻在窩裡照料，一隻到外面找蟲子，四處奔波。秋天留幾隻紅柿子，在牆的高處掛小燈籠，讓它自然老熟。
園子裡的水池，在構挖時，最好與外面的河渠相通，讓外面的水流溢進來，園子裡的水流出去。外面的魚，順着一條窄窄的通道，時光繩索通道，潑潑游進來，在水淺處，發出嘩嘩聲響。當然，春天園子裡的水

池上，落紅無數，那些肥胖錦鯉咬合圓口，在春水微瀾裡追逐花瓣。
泥土，是一個園子的生命。現在城市裡的土，被水泥和瀝青全覆蓋，不留半點裸露，就如一個性格內斂的人，將自己完全封閉起來。而園子裡的泥土，是要與空氣、陽光、水分作充分的交流、溝通，一覽無餘，即使有青磚鋪道，一條狹長，彎彎曲曲的通幽小徑，那些草尖還是從磚縫中鑽出，就連疊石假山，也不能沒有一個園子所需要的營養和一棵植物胚胎發育所需的溫度。所以，關於庭園之山，清代李漁在《閒情偶寄》裡說：「小山亦不可無土，但以石作主，而土附之。土之不可勝石者，以石可壁立，而土則易崩，必仗石為藩籬故也。外石內土。」
我與一疊石小山對視，就想，若沒有時間的積澱，根鬚如網狀攀附，水土涵養，園子難以成氣候。養一個園子，需要多久？草木深起來，房子已經有了宅氣，園子裡有一層淡淡煙嵐……她，氣質初顯，淡淡中處世不驚，沒有大紅大紫，大富大貴，有的是尋常日子，細小處的生動，和顏悅色，風輕雲淡，已然天成。
養園如養心。

古典瞬間

■龔敏迪

晚明官宦之家的任性

明朝大書畫家松江華亭人董其昌兒子和家奴橫行鄉里，激起民變，被一把火燒了豪宅，害得董其昌數年不敢回鄉。其實董氏為華亭一霸由來已久，清乾隆年間，董家遠親許仲元在《三異筆談》說：「明季縉紳多橫，董氏尤甚。」董其昌家被燒發生在1616年，而1579年，他的侄子董傳策，已經有過一次激怒僕人、婢妾，以致被殺的事件了。
董其昌的《漸川兄傳》說，他們華亭董家上輩董冕過繼給了母姨錢氏之後四代單傳，傳到錢梯生了兩個兒子，長子靜軒、次子就是董其昌的父親漢儒。靜軒之子有漸川、望江。漸川苦讀起家，至刑部任職才恢復了本姓，此事也得到皇帝的支持。復姓了的董望江，比董其昌大21歲。而董漸川之子董傳緒，與董其昌年齡相仿，他們一起讀書一起科考，董其昌也得到董漸川的照顧，17歲那年參加科考，董傳緒得第一名，不過董傳緒早亡。而董冕的兄弟沒有過繼給人，他們一支與董傳緒同輩者中有董傳策，嘉靖29年中了進士做到刑部主事的官。因為與徐階的門生張紳、吳時來三人同日彈劾嚴嵩，徐階、董傳策又是同鄉，大有「華亭幫」的嫌疑，於是被下詔獄，他被發配到了南寧。嚴嵩倒後徐階主政，他官復原職了，萬曆年間官官彈劾他受賄，免官回鄉。
董傳策在南寧還是受人尊重的，當地官員特地在泉邊建了個小亭子紀念他，名為「董泉亭」。但他免官回家後，卻引起僕人、婢妾的眾怒。起因是他在別人家裡吃到的火腿肉覺得很美味，主人告訴他是在沈行買到的。跟班的僕人聽後，回去告訴他主管膳食的小妾。董家僕妾成群，這位主管膳食小妾為了討好主人，立即悄悄派人去湖州的沈行買來火腿，菜做好上了桌，董傳策一嚐便問：「怎麼很像是沈行火腿的味道？」小妾應聲說：就是沈行火腿。飯後，董傳策直趨外房，叫來跟班的童僕，大怒道：我在外面的事，你怎麼敢告訴別人？而且還是外房僕人向內眷傳語，尤其不可原諒！然後，他令另一個僕人將他看守起來。
董傳策要調查清楚後再來處罰他。事情傳到小妾耳裡，弄得她又氣憤又懼怕，本來想討好董傳策的，現在不僅適得其反，而且

跳進黃河洗不清了。於是心一橫上吊自殺！這下事情鬧大了，被看守的僕人更害怕，於是對看守的說：那個姑娘已死，我的罪就更重了，如果不趕緊逃跑，想來是活不成。你讓我跑了，想必也不至於死。我生平也積聚了數百兩銀子，現在全部給你，放我逃走吧。看守者不像貼身跟班那樣有錢，看到了錢，又禁不住人家的好話就答應了。董傳策見人跑了，就先把看守的殺了，然後窮追逃跑的那個，抓到後也把他殺了！這下免死孤悲，奴婢、僕人人人自危，對董傳策均已懷恨在心。董傳策也有所覺察，於是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說：我這個人性急暴躁，事後又每每後悔不迭。所以明日我要去祭祀武安神關羽，並在神主前發誓，今後不再責罰任何人！然而祭祀剛過，有人略有不如他的意，又被他狠狠打了一頓！於是大家合謀道：大禍臨頭沒法活了，恐怕不幹些髒活是不行。當晚，他們穿上強盜穿的黑衣服，在一個小婢女引導下潛至寢室前，董傳策的另一個侍妾小妾開門把他們放進去：早已準備好的轎夫抬起斧子，就往董傳策的腦袋砍下去！本以為一下就死了，但沒過一會兒他居然醒了過來，還對小妾說：我傷得很重，你趕快去叫沈大夫來治，也許還能治好。小妾一見不好，立即奔告眾人道：快來啊！他會說話了！大家再折回，一個廚役拿一把短柄槍直刺其胸，槍尖從前胸穿透到後背才把他刺死。
第二天，松江府衙少不得破案，捉拿兇犯到堂甄別主犯。面對公堂刺死董傳策的廚役還來了個黑色幽默，他辯稱：雖然挨了死鬼打，但下人怎敢傷主人尊貴的腦袋，只是胸上傷是不得不承認的。
事發那年董其昌24歲，他還為此寫過一篇《祭幼海侄少宗伯文》。可是37年之後，他自己也遇到了眾怒難犯的事。



■董泉亭。網上圖片